

# 移动阅读的变革：碎片化、个性化、社会化特质及其影响

吴 贇 钱露佳

**摘 要：**移动阅读作为契合数字媒介社会发展的新兴事物和新兴产业，对现代社会人们的阅读方式与信息传播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结合社会学与传播学相关知识，考察现代社会形态下社群生活、阅读模式的变化，并透过移动阅读纷乱繁复的表象，对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的人文与社会困境进行分析。

**关键词：**移动阅读；碎片化阅读；个性化阅读；社会化阅读

**作者简介：**吴贇，男，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28）

钱露佳，女，硕士生。（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28）

**中图分类号：**G2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5) 06-0050-07

## 一、引 言

移动阅读作为契合数字媒介社会发展的新兴事物和新兴产业，对现代社会人们的阅读方式与信息传播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是，数字媒介社会环境下移动阅读的盛行在给个体带来生活模式改变的同时，是怎样从并不显现的角度对现代人之思维产生影响，并从哪些方面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群体意识与行为。基于这一思考角度，我们选择进行分析的对象是数字媒介社会环境下阅读者的移动阅读行为特质及其社会影响。具体而言，本文拟以信息的选择、呈现、分享这三个移动阅读异于传统阅读模式的关键环节为切入点，通过对移动阅读的“碎片呈现、个性推送、社会化阅读（社交阅读）”这三个特征进行分析，来考察现代社会环境下人们在移动阅读终端的阅读行为与习惯。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阅读方式的变化给个体与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这些影响包括上述移动阅读行为特质所可能带来的民众“第六种自由”的丧失，等等。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的移动阅读媒介指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等移动阅读终端，而阅读的类型除指新闻资讯的阅读外，也包括电子版书籍内容的阅读。由于目前移动阅读终端和APP应用载体过于纷繁，因此本文对所举例证根据不同阅读类型做了区分——选取新闻资讯类阅读APP“扎客”（ZAKER<sup>①</sup>）、电子书类阅读APP“多看阅读”及部分微信阅读公众号作为考察对象。

## 二、移动阅读的若干特质及其社会影响

### （一）碎片化阅读——“好……现在”文化的延续

移动互联网的伴随效应激活了碎片化时间的使用，使人们的网络行为不再以单次性、大时段性为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环境下阅读行为嬗变与国民阅读素养提升策略研究”（12CTQ015）的成果之一。

<sup>①</sup> ZAKER是国内较受欢迎的互动分享和个性化定制的移动阅读平台，它将资讯、博客、报纸、杂志、微信、图片等众多内容，按照用户意愿聚合到一起，实现深度个性化定制。

主，转而演变为多元结构，既有单次、大时段的使用，更有多次、小时段的伴随性使用。<sup>[1]</sup> 由此也衍生了一种阅读类型，即碎片化阅读。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碎片化阅读有其不可忽略的优势，毫无疑问，其提高了碎片时间的利用效率，同时提供了极大的信息量与极高的信息可选择性。可以说，碎片化阅读是移动互联时代应运而生的必然产物。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碎片化阅读所产生的浅阅读困境。当然，这并不是说移动阅读难以实现深度阅读，但移动阅读所能达成的深度阅读效果有多大是需要存疑的。

早在微博盛行之初，即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微博碎片化文本的表述方式，让阅读本身变得无足轻重，呈现碎片化、浅层化趋势。浮光掠影式的阅读普遍盛行，导致人们对信息内容越来越缺乏深度、持续的关注，所有的话题都可一扫而过。此外，碎片化阅读使得片断信息迅速复制传播，容易令读者患上惰性思维症。<sup>[2]</sup> 同时，信息的碎片化导致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信息来源出现引用随意、难以回溯的特点，这一特点对于事实性的信息的传播来说，尤为不利。而移动阅读时代的到来让这种担忧变得更为普遍。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在提高我们时间利用率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减低了我们的阅读效能。快速、跳跃式、碎片化的浅阅读几乎成为一部分人阅读的主要方式。这种阅读形态带来的负面影响已逐渐显现。

一个比较直观的表现是，碎片化阅读加剧了“眼球经济”现象，这在移动阅读时代表现得尤为显著。这首先表现在阅读内容的标题上，由于个人时间的碎片化，人们的阅读时间有限，而移动端屏幕即便是较大的平板尺寸亦有限，因此其对标题长度和文字图片呈现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通常移动新闻资讯都难以像纸媒那样以标题概括全文内容，更勿论放置主副标题的空间。如此，在字数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吸引读者关注成了最重要的出发点，为了在面积有限的屏幕中抢夺关注、有所作为，新闻信息传播中的“标题党”等现象在移动阅读时代愈演愈烈。



图1 公众号新闻编辑室关于薪酬新闻的首页截图



图2 公众号新闻编辑室关于薪酬新闻的文内配图

更重要的是，碎片化阅读带来的影响并不只局限于个体。不得不承认，在“眼球经济”模式中，插科打诨的段子的传播效果往往要高于面孔严肃的文章。而且，由于移动阅读的自身特性，用户接受推送信息时在较多情况下先看到的是大幅配图和标题，点击进入才能看到文章主体，因此为了吸引读者在第一时间点击阅读，即便是一些严肃性的、有重要价值的、有深度可挖的文章，往往“酒香也怕巷子深”，不得不用夺人眼球的标题或文不对题的配图来吸引更高的点击率和关注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新闻策划方式也是迎合碎片化阅读形态不得已而产生的。如微信公众号新闻编辑室关于“薪

资”问题的一则新闻（详见图 1、图 2），信息的内容是和民众息息相关的生活质量问题，但其更倾向于用“戏说”和“自嘲”的草根思维模式表达对现实的思考和反抗。不可否认，这也是意见的一种表达方式，然而归根结底，这种表达即便是在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上，也是不痛不痒的。如果公共性严肃问题被持续以“短、平、快”乃至娱乐性的方式呈现，其后果不言而喻。

有限的屏幕呈现和阅读时间，让严肃性的长报道无所适从。现代的新闻报道与资讯呈现趋向于只展示结果，而不展示思考过程，可以说，这种阅读是缺乏思考力的。长此以往，我们便难以期望受众在阅读的同时进行个人的理性思考。事实上，根据笔者在对 ZAKER、网易新闻、鲜果等阅读应用资讯后评论的观察，人们对于事件信息的评论往往与信息本身的展示方式相关，严肃性、调查性长报道的受众评论通常也是理性和思考性的。而越是仅呈现结果、没有呈现思考过程的信息，用户评论越倾向于个人情绪化的表达而缺乏对信息本身的分析（详见图 3）。或许近年整个中国社会的集体浮躁和信仰缺失同深度阅读的濒危不无关联。



图 3 ZAKER 中一则中俄联合军演简讯及用户评论

另一方面，碎片化阅读导致群体思维方式发生变化，这同样是导致严肃问题被消解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就对电视所带来铺天盖地的电视语境和话语方式表示过担忧，电视这一媒介的盛行导致了一种“好……现在”文化的出现，正如电视新闻播报中主持人通过“好，现在”这一模式转接下一则新闻那样，“好，现在”已成为美国公众话语支离破碎的一种象征。这种话语方式的出现不啻于一场思维革命。毫无关联性的东西从此可以被堂而皇之地拼接在一起，上一秒电视中还是某场公共灾难的现场画面，下一秒新闻就进入了某某电影节明星红毯聚光灯下的热闹，而人们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波兹曼认为这与印刷术时代彼此相连、前后贯通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之处在于，电视时代的公众所习惯的是一种被割裂的思维方式。“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sup>[3]</sup>至此，所有严肃性的、具有公共意义的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都变得不再重要，甚至带有某种不真实的

荒谬感。而这种荒谬在移动阅读时代变得愈加深切。这一秒是新闻阅读端推送的一条公共议题新闻，下一秒紧接着的却是微信公众号上某则新推送的美食推荐软文，人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碎片化、不规则的信息生态。

阅读是个人社会化和国民精神成长的重要途径。可以想见，碎片化的阅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人们理性思考力与公民意识的培养，而没有理性思考与理性辩论，何言公民社会？

## (二) 个性化“阅读”——个性推送与个体意志、共同体意识的分野

目前移动阅读应用的“个性化”与“社交化”已经成为两大趋势：一方面，阅读对象成为可以被个性化定制的专属内容产品；另一方面，阅读也不再是单向度的阅读，受众反馈、评论乃至评论区的互动都成了媒体争夺的重要阵地，正如我们所熟悉的网易新闻客户端所做的那样。我们在看到这两者带给我们便捷与精致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两者分别带来的悖论与困境。如果对移动阅读走向个性化所带来的悖论加以考察，其较为直接的表现有二。

其一，正如舍恩伯格在《大数据》一书中所言，人类从依靠自身判断做决定到依靠数据做决定的转变，是大数据的最大贡献之一，然而与此同时，值得担心的是，如果大数据分析完全准确，那么我们的未来会被精准地预测，因此在未来，我们不仅会失去选择的权利，而且会按照预测去行动。如果精准的预测成为现实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sup>[4]</sup>事实上，对于移动阅读而言，这也正是越来越多人所担心的。为“我”个人所提供的个性化信息，真是“我”所需要的吗？或者说真的是我们在阅读，“我”这一自由个体在阅读吗？

我们看到，早期个性化资讯推送应用如 Flipboard 在国外流行的时候，由于同类应用有限，这些个性化信息量是恰好符合人们信息接收“胃口”的，不会过饱也不会过饥，内容看起来也似乎是迎合人们阅读喜好的，于是人们开始理所当然甚至欣喜地阅读与接收这些被筛选后的信息，而不用再被铺天盖地的碎片信息所干扰。这种过程贴心、便捷、轻松、愉快，“个性化”就像一个助手或保姆，帮你安排一切。然而，这是否同时也意味着个性化阅读应用正在培养人们的惰性，人们正在贴心和便捷中被慢慢“剥夺”思考力与辨别力而犹不自知。而更为糟糕的是，当人们的被动性被培养起来的时候，个性化资讯聚合应用开始大面积普及，今日头条、ZAKER、鲜果、网易云阅读……原本被筛选的适量信息重新变成铺天盖地的海量信息，而这时人们早已丧失了对信息的辨别和思考能力，无从选择。

李若彤十年无果恋：为其退娱乐圈分手

Yes娱乐 3小时前

台媒：大陆首度出现“高温险”  
[微信] 天猫有售

参考消息 [推荐]



伊卡路“裸发真我”创意摄影系列作品

VOGUE时尚网 [推荐]

中国移动恨死[微信]了

IT之家 3小时前



[微信朋友圈]的开放与悲伤

新华炫闻 3小时前

随着移动阅读愈加趋于精准的个性化订阅服务和智能推荐，如果其未来真的走向如亚马逊公司所言那般，智能化的极致便是只推荐你一本书，而这本书就是你将要买的下一本书，那么个人意志便在这样一种极致化的体贴服务中被慢慢消解，即便这本书或这条信息或许确实是我们所需要的。

其二，个性化是否应当完全依从个人阅读喜好？在时下流行的一些聚合类资讯阅读应用中，有鲜果联播、ZAKER 等应用可直接将热点、新闻、头条等专题栏目屏蔽，在用户偏好选择中新闻类也不是必要选项。笔者尝试在 ZAKER 中仅仅选择“微信”一项偏好关键词，所得推送界面如图（详见图 4），这意味着这些应用的个性化可以做到大部分剔除社会性公共事件信息，而完全显示用户

图 4 在 ZAKER 推荐中仅选择“微信”偏好后  
所推荐资讯即以微信为主



喜好资讯。

显然,这种趋势是可怕的。早在古希腊民主政治时期,一个统一的公民集体中每位公民都有权参政议政,但每位公民从小都必须接受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系统训练和培养,才能有较高的参政素质,这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延续的保障之一。而移动阅读时代纯粹个性化的信息推送可能会导致人们的阅读偏向愈加严重,只局限于自己所感兴趣的一隅。一方面,其不利于人这一个体的自身发展;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对国家、政治信息或社会性事件、公共事件兴趣不大的群体会因为自己的阅读偏好而更少地接收到此类信息,从而在这种趋势下变得对公共群体和社会愈加漠不关心。

如此的个性化,并非一个公共的、理性的公民社会所需要的。聚合类、资讯抓取类阅读应用如何在走个性化道路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共性信息的呈现,应成为新闻资讯类阅读应用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 (三) 社会化阅读——从“幕后”走向“前台”

有学者曾在研究中指出,移动视频的发展对收视规模最大的改变,可能是基于手机屏幕的移动收视行为将会更加个人化、私密化,一家人围绕着电视机共同观看的场景将越来越少,更多的年轻人将会捧着手机独自观看。<sup>[1](238)</sup>而与移动视频使收视行为变得更加私密化不同的是,移动阅读带来的变化恰好相反。阅读的分享、转发、点赞功能让阅读逐渐从一个纯粹私人化的行为转变为自我展示的一部分。这里我们可以从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理论中获得某些启发。戈夫曼以戏剧理论研究生活的各种场景,他提出只有通过影响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才能预示或控制我们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通常会以一种能够使他人产生好感的方式展示自己,这就是印象管理。基于以上逻辑,戈夫曼提出了自我在外在状态的“前台”状态和内在状态的“后台”状态。<sup>[5]</sup>在《一起孤独:技术以及亲密和孤独的再发明》一书中,作者谢里·特尔克对400多名被调查者做了社会化媒体和手机使用习惯的访谈,结论是一个表演性文化正在形成,其中叙述性和分析性的自思越来越少见。这样一个文化去除了戈夫曼对“前台”、“后台”状态的区分,所有时刻都是“前台”,甚至于“你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表演”。<sup>[6]</sup>

可以说,随着移动阅读应用的社交性不断增强,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是阅读的工具化——即阅读开始从“后台”走向“前台”。

以电子书类移动阅读APP应用“多看阅读”为例,“多看阅读”中从书架上的书到每本书籍的阅读进度状态都是可以分享展示的。书友圈和书评广场中则可以分享自己的书评或仅仅分享某本书籍。在公开性的个人阅历中则有读过书籍、读完书籍、阅读总时长、超过其他多少读书人等的统计,实际上这些功能起到了社交展示和书籍推荐的双重功能。而更多未开发社交功能的移动阅读应用则可以将某篇文章或书籍分享转发至第三方社交平台,诸如微博、微信朋友圈等。

当然,不可否认这些功能、理念为用户带来了快捷便利,“社会化阅读”或者说“社交阅读”在2013年的移动阅读市场即已成为流行概念和流行现象。然而,正是这样一种阅读形态,带来了“阅读”概念的自我消解。

在传统阅读时代,阅读是一种更为自我的、内向性的东西,它是私密的、神圣的,人们为自我而读,为“读”而读。当然不可否认,阅读本身存在“自我展示”的功能,即便在传统阅读时代亦是如此,但其展示成本无疑是非常高的。在面对面交流的时代,想要展示自己的阅读、学识,那么首先务必认真阅读且有所自我思考,才能使人信服。而在移动阅读时代,“社交阅读”的发展趋势将阅读的“自我展示”成本大大降低,随手即可转发,不再是面对面、点对点,而是辐射性地在朋友圈等网络社群扩散,且不限时间、地点。人们通过对他人社交平台的阅读分享来建构对他人的评价。阅读不再是

为“读”而读，而成了某种表演性的、展示性的东西。当阅读这一本属于“后台”的私密行为走向“前台”化后，阅读的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从社会学角度来说，阅读这一行为可能从价值理性走向工具理性。

这里最极端的一种状况是，人们出于希望他人看到自己在读这些书而读这些书，即便是草草翻阅乃至囫圇吞枣，因为阅读应用软件或平台会忠实地记录下自己已读完此书。或者人们可以只阅读了一部分甚至完全没有读过某篇文章或书籍，但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转发或随意附加一句书摘来假装我已阅读，以此成为有意向他人展示自己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人都可以轻松自如地在社交媒体中伪装自己的形象，而这在传统社会的阅读状态中是难以出现的情况。

一旦“社交阅读”概念中的阅读成为了社交展示中的辅助“工具”，那么阅读本身的意义便可能被无限弱化。

#### （四）移动阅读时代——复谈“第六种自由”

聚合抓取类阅读应用平台 ZAKER 在运营早期曾大量接收到用户对于“信息过载”的反馈。其每天大量的推送看似提高了用户的信息接受效率，但实际上提高了用户获得有效信息的成本。从表面来看，这反映的是 ZAKER 自身智能推送系统的不完备与信息过载问题。但深入来看，它预示着整个移动阅读时代的困境——我们已被阅读所绑架。

移动阅读时代，很多人产生了阅读强迫症。这种情况，在 RSS 聚合抓取类阅读应用和微信公众号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应用每天会产生大量推送信息，而人们一旦开始阅读，由于担心错过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内容，通常人们会强迫自己读完。多少人曾抱怨，这么多信息，根本读不完。毫无疑问，移动阅读时代，信息正在产生一种瘾。难怪有这样一种说法，每天起来刷微博和朋友圈信息，就像批阅奏章，使人产生君临天下之感，点赞即表示“朕已阅”。

然而，所有的信息真的都那么重要吗？美国著名作家梭罗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我们反思，他曾经这样嘲讽十九世纪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sup>[7]</sup>当然，我们在此处并非否认所有社会新闻资讯的价值，乃至如梭罗主义者所言的了解新闻毫无其必要性，信息的社会价值和重要性值得强调。但是，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米尔斯在其《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指出，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人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但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信息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获得这种能力的努力往往耗尽了他们有限的道德能量。人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领会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sup>[8]</sup>简而言之，这是一种视角切换的能力。从人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的角度来说，这些信息资讯是我们将私人经历、个人困难与整个社会、时代相联系的纽带。更何况现代社会因全球化日益紧密，不再是老死不相往来之小国寡民，而是相互连接的全球村，了解外部信息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另一方面，人类自心智开启之时便开始仰望星空，似乎与生俱来便具有这样一种向外探知、好奇的特质。

目前的困境似乎是，事情正在走向过犹不及的地步。移动阅读时代，资讯的获得不再是一人一天看一张报纸或上一次网站。而是无处不在的数据流量、Wi-Fi 信号，无所不包的移动阅读资讯和每时每刻

都可能出现在手机里的新闻推送。移动阅读的价值在于使人们更高效地利用碎片时间,如今却走向占用乃至绑架人们的时间。或者说,移动阅读的悖论在于,一方面无所不在的碎片化信息和智能推送的个性化信息助长了人们的思维惰性,一方面却又需要人们提高自己的决断性与判断力以逃避海量信息的绑架。熊培云在其著作《自由在高处》中将这种远离被信息所绑架的自由称作“第六种自由”。而在移动阅读时代,这种自由变得尤为可贵。

### 三、结 语

移动阅读的碎片化、个性化、社交化等新特质的出现,在带来现代人阅读方式与信息传播模式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导致了阅读者被阅读所绑架,严肃问题被消解,个人意志与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弱化,阅读从自我、内向性走向展示、表演性等诸多问题。如何更深入地理解这些状况,并对移动新媒体如何把握这其中的平衡点做出思考,是值得进行后续分析的。

当然,问题讨论到最后,通常会回归到问题的本质、根源。对于移动阅读的特质来说,其本质的问题便是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阅读?或者换而言之,就个人来说,这一问题意味着技术走到最后,到底是走向一体化还是回归简单的原点。技术创造了移动阅读时代,而其给移动阅读应用带来的最大帮助是智能化搜索抓取与个性化匹配推荐,以及趋于完美的阅读体验。然而正如狄更斯所言,最好的时代同时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数据与算法带来的是精准、复杂与完美,也可能是简单干净不复乃至自由意志的丧失。无论如何,技术创造了功能和体验,却无法取代内容。加诸阅读的附加或桎梏再多,人类对阅读的本质需要仍是这一信息行为本身。

#### 参考文献:

- [1] 崔保国主编.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4)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265.
- [2] 李伶俐. 微博热的冷思考——兼论微博碎片化的特征及影响 [J]. 新闻爱好者, 2011-09.
- [3] [美]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M]. 章燕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 120.
- [4] [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斯·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 [M]. 盛杨燕, 周涛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205.
- [5]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M].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1956: 132-151.
- [6] 石鸣. 独处是否终结? [J]. 三联生活周刊, 2010 (34).
- [7] [美] 梭罗. 我为什么生活 [A]. 人为什么活着——全球139位大师的答案 [C]. 张采鑫, 谢志强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 128.
- [8] [美] C. 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像力 [M]. 陈强, 张永强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32.